

他们正值年少，父母却在远方，残缺的亲情下他们面对着生活、学习、安全的种种考验

留守家乡，谁伴我成长？

■ 本报记者 刘操

新闻点击

从5月开展至今的全省范围内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已近尾声，我省将首次全面、清晰地掌握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规模、分布区域、结构状况，及时掌握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组成、生活照料、教育就学等基本信息。

此次排查不仅包括了父母双方外出务工的孩子，父母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的孩子也在统计之列。



无人照料，自己做饭的农村留守儿童。

沉默内向的留守童年

6月3日晌午，火辣辣的太阳灼烤着美夏小学的校园。午休铃声响起，4年级1班的11岁女孩小雪(化名)并没有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兴高采烈地跑出教室。瘦弱的她背上书包，赤着脚一声不吭地慢慢踱步下楼，朝紧邻学校的家走去。

街边一间旧水泥房就是小雪的家。“门是关着的，家里没人。”在门口，小雪说着，失望地打开门锁，走进空荡荡的家。

旧房内，仅一张餐桌、一张床和一把长椅，没有一件家用电器。已是午饭时间，小雪不自觉地望向炉灶旁的桌子，那里放着一锅稀饭和一盘清炒空心菜。“要等奶奶和弟弟回来才能吃。”

从小雪记事起，爸爸、妈妈就长年外出潭门、清澜等地出海捕鱼作业，从出生起，小雪和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就跟爷奶奶生活。这一天，奶奶做完菜外出走亲戚，读小学二年级的弟弟放学后不知去哪里玩了，小雪只能焦虑地望着门外。

“以前我喜欢过年，过年爸爸妈妈就能回来，还给我带礼物，可现在我也不喜欢过年，过完年，他们就走了。”小雪说，前两年，自己经常会盼着爸妈回来，但等了好几次，都没在自己最想见他们的时候等到。

终于盼回了奶奶，玩耍够了的弟弟也跑了回来。弟弟不按时回家，小雪板着脸看着他，弟弟一脸茫然，一言不发。

“吃吧！”奶奶敦促着姐弟吃饭，小雪的胃口不好，吃了几口就说“吃饱了”。

“想妈妈了也没用，家里没有电话，也不知道妈妈的号码。”小雪说，有些夜晚，她会梦见妈妈为她温柔地掖掖被角，每次梦醒来，自己都难受得不得了。

“很多家长认为孩子有老人管，能吃饱不就行了嘛，外出打工赚钱回来才行！”在美夏小学校长王仕睿的统计中，学校里像小雪一样的留守儿童超过了半数。

“很多孩子和小雪的性格差不多，自卑感很重，内心封闭，特别怕生，不敢说话。”王仕睿发现，孩子们很少敞开心扉，即使心里话也很少跟老师说。

大学刚刚毕业的孙瑶丽是海口一个公益社团的社工，今年初，她进驻美夏小学，为留守儿童们提供帮助。“孩子们非常腼腆，不愿意跟人接触。”孙瑶丽回忆说，刚来时，想拿出相机给孩子们拍照，结果孩子们看到相机“全都吓坏了”，纷纷躲到角落里去了。

一次，小学四年级的留守男孩小乐偷偷给孙瑶丽送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姐姐，我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，您可以帮我向大家问好，但不要说出我的名字”。



除了吃饭穿衣，留守儿童还需要更多的关爱。

核心提示

在背靠大海的临高县东英镇美夏小学里，两层简易的教学楼，一小块破败的操场，承载了镇上200多名儿童的学习愿望。这里超过半数的孩子是家境贫寒的渔家子弟，父母常年出海打工，他们成为农村留守儿童。

刚刚和父母分离时，孩子们还带着“爸爸妈妈去哪儿了”的困惑。但迟迟盼不到父母的归来，甚至等不来一个电话，他们在不能照料自己的年纪缺少父母陪伴，这让很多孩子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行为发生了变化，“性格内向”、“学业荒废”、“打架斗殴”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。

近年来，我省一批批农民进城务工，但他们的孩子很多留在了故乡，孤独成长。记者历时2个月，前往我省临高、屯昌、儋州、三亚等地农村调查发现，这里的留守儿童在心灵关爱、家庭教育等方面的缺失严重，亟待引起关注。

扫码看**动**深读

(见报当日8时更新)



视频拍摄：刘操 视频剪辑：王诗童

采访视频截图



海南日报客户端



南海网专题

精彩视频 精美图片

“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你很难想象孩子们的课余生活那么单调。”整整2个多月的时间，孙瑶丽观察了美夏小学里的每一个留守儿童，她发现，这些孩子普遍学习差、课外不做作业；打架、捣乱成了孩子们课堂外的“乐趣”。

孩子们经常会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，6月1日儿童节当天，两个六年级的孩子利用午休时间撬开了学校电脑室的门，没有拿走任何东西，只是将室内路由器、网线全部切掉。全校的网络中断，王仕睿很快调查出，是两个留守孩子小宇和小瑞所为。“他们搞破坏的目的可能就是想引起老师的注意，老师们批评了他

7月份，暑假来临，也到了王仕睿最担心的时间，在过去将近3年的时间里，作为“留守儿童学校”的校长，每一名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都牵动着他的心。

“大海就在孩子们的住所和学校的旁边，夏天热，他们会结伴去那里游泳。”王仕睿几乎每天都教育学生说：“别去海里游泳，那里危险！”放了学，他也会不由自主地跑到海边望风，看到有孩子的身影，立即叫上岸。

儋州白马井镇花梨村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赚钱了，一些身体健康的老人照着孙子还能勉强应付，但对那些患有疾病的老人，照顾他们留守的孙辈就显得非常吃力。

61岁的村民李小二患有冠心病，他的妻子62岁的符彩妹患有子宫癌，他们有3个儿子，6个孙子，除了一个儿媳在家照顾小孩。其余两个儿子带着妻子在珠海打工，有4个

们，他们也觉得无所谓。”

由于父母长时间不在身边，孩子们如无拘无束的小羊，家中年事已高的老人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而其他亲属往往会遭遇“说重了不合适，说轻了没效果”的尴尬。

美夏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小盛也是留守儿童，他的爸爸出海作业每年回家不超过两次，妈妈在潭门海边帮人补网，每两个月才回村里住上几天。

平日里，小盛和2个弟弟长期在奶奶身边生活，但67岁的奶奶体弱多病，又没上过学，除了做饭，跟孩子几乎没有沟通。

白天在学校上课还好，可一到下

暑假到了，一些孩子会骑上家里的电动车，载上几个伙伴到处“开快车”。“电动车很多是大功率的，路上交通事故那么多，孩子们还小，不知道危险。”

学校也曾尝试着给孩子们组织一些文体活动，由老师或者社工带着他们就在学校里活动，做游戏、讲故事。“但学校人员、经费都有限，关爱留守儿童的活动很难维持下去。”

在屯昌县西昌镇更丰村，因为最近几年橡胶价格低，很多村民选择外

孩子的监护责任落到了老两口身上。

“给孩子们洗衣、做饭已经10多年了。”每次给四个孩子洗衣服，符彩妹都要干上大半天，做饭时也要想尽办法做多几个菜，为孩子增加营养。“真的生怕有一天会干不动了，到时候孩子该怎么办啊？”

儋州市民政局副局长曾智说，像李小二这种情况下，孩子们在生活、教育引导上完全跟不上，有时还会出

耽搁学业的游戏童年

课、放学，小盛就会有一些烦躁。在和同学们一起玩丢沙包时，丢着丢着，小盛会突然从地上捡起石子和沙子丢向伙伴们，一场游戏经常会演变成一次“殴斗”，小盛是孩子王，很少有人打得过他。

不仅如此，小盛将班里的同学们分成男生一派、女生一派，两派每天互相攻击、打闹。“这里的留守儿童打架蛮厉害的，几乎每天都有孩子被打哭。”孙瑶丽说。

马上升入二年级了，可小盛几乎不会写字。他擅长的是丢沙包、打牌，中午也不睡觉，跑到林子里摘野果，然后拿到课堂上，和同班的小孩子比较谁摘的野果子甜。

在三亚四面环海的西岛上，留守儿童到了上初中的时候，会选择到三亚市里的初中寄宿。长期帮助留守儿童的琼州学院大学生志愿者们表示，这些孩子明显学习主动性差，缺乏自我管理能力。“很多孩子学习非常用功，但因为基础弱，学习起来较为吃力。”

“留守儿童就像一棵棵野草，家长没有精心地为他们修剪、施肥，任其自由成长。而学校里的教育毕竟有限。”王仕睿说，他们普遍畏惧老师，学习中遇到不懂的，不敢也不愿问老师。同时，留守儿童监护人文化素质普遍低，孩子们回家也没有人辅导作业。

安全堪忧的危险童年

出做建筑工，30多个孩子留守在家。

“我们这里有寄宿制的学校，学生平日里在学校，周末就回到家里。”更丰村村支书王世任说，孩子们回家只有一个事情“管爷奶奶要钱花”，而要来的钱孩子们不是买书买文具，而是直接进了餐厅、包厢、进了网吧、KTV。“他们的父母只知道给家里寄钱，不知道这些老人根本管不住孩子们，孩子们拿了钱乱花，怎么可能会学习好？”

无人玩耍的孤寂童年

现无人监管的状况。

还有一些孩子的境况更糟糕。屯昌新兴镇科甲岭村的初二年级学生小恒今年15岁了，小小的他留着长长的头发，面容严肃眼神警惕。

父亲因抢劫入狱服刑后，母亲改嫁，很久才回来探望他一次。大多数时候，他就一个人留在父母曾经住过的那间房子里。奶奶叫他出来吃饭，他就出来。但堂兄叫他出去玩，他不去。奶奶68

岁了，每星期给小恒六七十元的学校饭堂伙食费外，很难有精力照顾他。

一次，当地妇联部门举办关爱留守儿童的活动，让小恒说出自己的心愿。他提出“想要一张崭新的写字桌”，妇联部门满足了小恒的心愿。

但是，课桌搬进了小恒那间昏暗的卧室后，他并没有使用写字桌做功课读书。记者来到他家时，课桌和上面摆放的书落满了灰尘，一如他孤寂的心灵。

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关爱留守儿童

习、心理干预等关爱服务。另一方面，要增加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设施，让“儿童之家”“爱心家园”覆盖全省所有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农村社区。同时，加大农村寄宿学校建设力度，让孩子们即使不能够在父母身边，也能享受到集体生活。

“通过家庭、政府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，为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，确保农村留守儿童能够健康成长。”参与调研的省民政厅副厅长倪陈兴说。

(本报海口7月18日讯)

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